

展现小人物的命运

——读徐则臣《花街九故事》

■王森

“前面是门,后面是窗户。门外是花街,一间间高瘦的灰瓦房,檐角像鸟的翅膀一样翘起来,几乎每个院子里都有一棵槐树。”这是徐则臣笔下的花街——一条普通的老街,一座座寻常的院落,一群平凡的小人物,构成了徐则臣小说自选集《花街九故事》的全部场景。

花街在运河边上,虽然只是弹丸之地,却是一个交通要冲。在花街上生活的是一些老门旧家的人,他们大多生活窘迫,却坚韧隐忍,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尽人事,听天命,努力在逆境中求生存。花街上的人们喜欢打探别人的私隐,这是他们生活的乐趣,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所有的消息都传得很快,只要有一个人知道了,花街上的所有人就都知道了。住在花街上的人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他们凭本能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如果有超过半数的人认为不对,他们就认为这件事情一定不对。花街上有生有死,颇有一点物竞天择的意思,人们既是热情的生活者,又是冷漠的看客;他们既相互关心,又相互嫉恨;既彼此帮衬,又明争暗斗——花街上所有的大事,不过如此。

第一篇故事《花街》,写的是一个修鞋的老人老默,整天在老榆树下面坐着,孤身一人,只说很少的话,内心却隐藏着惊人的秘密。老默的猝死牵引出这个秘密,也引发了花街几十年的旧



《花街九故事》

徐则臣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忆,原来他是为爱情守望,为了一个他曾经辜负的花街上的女人,把自己的后半生交付给花街。老默走后,他所爱的女人再也不想不明白世间还有什么好,她能够想明白的是,老默在那边等她,于是,她选择了自杀。

《人间烟火》写两对夫妻之间的恩怨。其中一对夫妻饱受伤害,且一直过着拉磨驴一般的生活,一年到头低着头脑袋转,一口气都不

歌,只是为了拉扯大两个孩子。然而,即便是这个微薄的愿望,也并没有得到实现,结果是儿子淹死,女儿重蹈母亲的覆辙——徐则臣笔下的“人间烟火”,不过是酸甜苦辣,读起来却让人如此揪心。

《苍声》更像是一个象征,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当成人恶习传染给孩子,让他们失去天真,不自觉地展现出人性最丑陋的一面……

花街上的生活已是如此,走出花街的人们又将如何呢?《如果大雪封门》所写的是几个走出花街,流落在北京发小广告、放鸽子的孩子,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只是勉强生存,而他们微薄的愿望,不过是“抬起头就能看见北京”,甚至仅仅是“来得及看见一场大雪就行”。尽管日子过得辛苦,尽管明知道北京的高楼大厦跟他们“屁关系”也没有,但他们还是很满足,一大锅牛肉白菜,围炉喝到凌晨一点,就是独立自足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说,大雪封门即意味着安宁、饱满、祥和,意味着均贫富、等贵贱,所有的人都是亲戚。所以他们不愿意离开北京,因为在北

京,有追求,有梦想,只要人在北京,机会迟早会撞到你怀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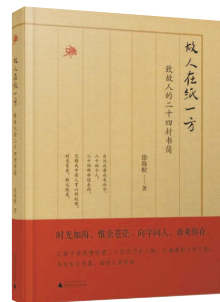
如果说《如果大雪封门》是花街生活的某种延伸,那么,《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则暗喻着走出花街后的压抑与压力——努力适应环境,和自己相依为命,小说似乎隐藏着这样一个主题:寄居在别人的城市,一个人究竟应该如何生存?

徐则臣的每篇小说都有花街的影子,在这条短短的老街上,无论是出走的人,抑或是留下的人,他们演绎的依然是花街的故事,他们承载的也依然是花街人无从改变的命运。徐则臣的小说有点像白描,他时常以孩子的目光打量这个世界,审视这个世界,讲述这个世界,有些事看着似懂非懂,有些事靠直觉去感受,他本人既是故事的参与者,又是故事的旁观者。对于为何选择了这九篇故事,徐则臣的标准是,只要思在花街、念在花街、根在花街,就可以算作花街故事,他这样说道:“当我闭上眼,看见从花街幽暗的街道上明亮地走出来的小说中,走在最前头的,就是这九个故事。”

追寻人生的况味

——读《故人在纸一方》

■徐舒薇



《故人在纸一方》:致故人的二十四封书简
徐海波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本书写24位中国历史人物的散文集,他们的职业、性格、人生经历都不尽相同,但作者用细腻的目光和抒情的文笔,由古及今,将他们的故事串联在一起,凭借汉字的魅力,让那些逝去的人和事,穿越时空的维度,将历史的本相和世道的沧桑呈现在读者眼前。

在每一篇人物故事的前页,都有作者以古代书信的笔触写给这位历史人物的一封信笺。这种作者和历史人物零距离的交谈模式,使作者的关怀恰如书名中“故人”的问候,即使从未谋面,也犹似久别重逢。寥寥数语,饱含着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赞扬、同情、甚至悲悯。

李白、王勃、秋瑾、沈从文、林觉民……这些名人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重提陈年旧事最难的地方,在于有新的东西受人青睐。对于人物的真实履历,作者不敢越雷池一步,博人眼球凭借的是不同于他人的解构人物的方式和叙述手段,把这些人物最突出的性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随着生命历程的演进,人物微妙的情感变化无声地和我们的心灵碰撞出火花,将我们潜意识中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情感悄无声息地表达出来。

人的一生往往面临两种精神困境:一是走投无路,一是歧路斜出。这些历史人物,几乎都曾徘徊在这样的人生路口,举步不前。最后,他们都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一条自己选择的路,坚定地走下去,无论前方是鲜花雨露还是不测深渊。

比如林觉民。“国破山河在”,忧国与忧情向来是中国文人万端愁思的源泉,而国与情往往不可兼得。24岁的林觉民,为了革命大义不惜忍痛和妻子以及她腹中的孩子诀别:“吾舍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在国与情的两难中,他选择了民族大义。有情人终成眷属固然美好,可遍地狼烟、星辰失度,万家的安宁需要有人做出牺牲。在世俗化的今天,我们呼唤这样的勇气和情怀。

在多棱角、多侧面感叹人物命运的同时,我们收获了人性的光辉、坚强与美好。一局黑白相争的围棋,有它的“收官”阶段;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也有它的尾声。虽然斯人已逝,但他们的灵魂早已升华成为我们蓦然回首时灯火处永不阑珊的精神支柱。

“反僵硬”:叙事技巧与现实意义

——读伍绮诗《小小小小的火》

■苏少伟

华裔美国作家伍绮诗的第二部小说《小小小小的火》近日在国内出版了。这部小说在美国获得了27项年度图书大奖,单从这一点来看,它甚至比伍绮诗的成名作《无声告白》更为火热。可以说,很久以来,华裔美国文学界都没有像伍绮诗这样的现象存在了。

《小小小小的火》承继了《无声告白》的一些叙事结构和叙事语言,比如以悬疑开篇的模式,这些形成了伍绮诗个人化的写作风格,体现了她优秀的文学创作能力。但《小小小小的火》与《无声告白》亦有很多不同之处,表现之一便是它的情节设置、小说元素要更加复杂。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阶层、种族、堕胎、爱情、友谊、个人追求、成长的困惑等很多内容,似乎有些杂乱,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小说文本的可感知性。为什么这样说?乃是因为这些话题是当下美国社会实际存在并讨论较多的问题,普通人身边可能遇到,普通人对此也都有认知。难能可贵的是,伍绮诗在一部小说中就处理了这么多话题,确实显示了高超的文学才能。

但更深入地看,我们从小说中还能感受到一种“反僵硬”的叙事话语。点明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种“反僵硬”不只是小说技巧的问题,而是有积极、深远的社会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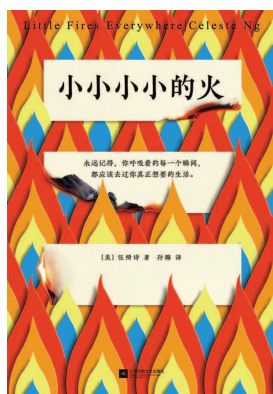
小说中有三种“僵硬”。第一种就是理查德森太太及其所代表的西克尔高地这个地区过分保守的思想观念。文本中有很多这样的表述,这一点是很多人都可以看得出来的。但小说中还有两种“僵硬”较为隐秘,不

经细究,可能便会忽略了:一者,是契约制度。米娅与他人订立借腹生子的契约,使一段时间以来的生活受到限制;二者,是法律制度,贝比·周被迫宣布放弃抚养亲生孩子的权力,法律没有考虑到人的情感。当然,并不是说社会不需要契约制度和法律制度,但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否则它们便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人的命运和自我发展也会受到影响。

僵硬的思想观念、契约制度、法律制度,很难说,是前者造成了后者,

还是后者孕育了前者,或许把它们看做互为因果的关系会更准确。无论哪种情况,它们的消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马歇尔·伯曼曾精辟地论述这种“僵硬”:“整个‘现代经济秩序的庞大宇宙’被视为‘一个铁笼’。那种铁的无情的秩序,那种资本主义的、墨守法规的、资产阶级的秩序,‘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一切降生于这种机制中的个人的生活’。它必然‘决定着人的命运,直到烧光最后一吨化石形态的煤炭’。”这是富有思想警醒意义的论断。

由此,小说的叙事到了不得不打破这三种僵硬关系的时刻了。《小小小小的火》成功地设置了打破的尝试,这就是来自于“反僵



《小小小小的火》

[美]伍绮诗著

孙璐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硬”的叙事力量,集中在米娅这个小说人物身上。归根到底,米娅是艺术和人性的象征,是反抗的言说者。她以艺术和人性对抗人生,对抗现实,对抗“僵硬”的社会关系。

小说中提到米娅对女儿说,会在西克尔高地将生活安定下来。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可能达成的。因为米娅的内心世界不断受到冲击,不断重构自我。对她来说,安定下来,她身上的力量就会衰竭,稳定(僵硬)就是她的消亡。“反僵硬”的叙事在故事里一直持续:米娅打破了契约,亲自抚养自己的孩子,并支持贝比·周要回自己孩子的抚养权,这是人对于情感的回归与亲近。虽然契约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再建构“理性”,一再建构现实的大厦,但瓦解的力量来自人性深处美好的感情。

从这个意义上看,《小小小小的火》是一部关于艺术和人性的寓言。它有积极、深远的社会意义。虽然这个寓言并不是全然美好——米娅的结局是出走他方,贝比·周的结局是出逃中国。但又不是什么都没有改变,它给了僵硬的秩序以一击,消解了一定的基础。最主要的是,伍绮诗留下了一个开放的结尾:伊丽莎白焚烧了象征着僵硬秩序的“堡垒”(理查德森太太的房屋),并毅然决然地出走。这是新生的、未来的希望。